

## 梅街镇

◆ 钱萍

梅街镇,正在提前预演春暖花开  
一支绚丽的彩笔  
将冬季的枯黄瞬间抹去  
油菜花,绕过虫鸣和鸟语  
如潮般漫过大地  
现在她急切要做的就是等待春风成行

等待桃花汛过去  
等待龙舒河的水静悄悄地涨  
茶亭里的旧事已用新茗泡了一回又一回  
乡愁中飘荡的句子  
曾对我说过思念之美  
泥土的气息和炊烟中的方言一任春风吹散

谷雨季,用它溢出的芬芳打量诗意的原野  
就像我,在一些纸笔上  
寻找着某个细致的词语  
一直在想:如果能撩开节气的窄袖  
不妨去记下  
那些原野里生长的、涌动的念头

启明星还留在天上  
“炉火照天地”的遗址里  
仍旧藏匿着悠扬的采矿工的号子  
一个唐朝的诗人在号子声中和我惊喜相遇

千年惟舞,执意把写在光阴中的历史  
书写成光阴之外的简牍  
春秋变幻,云聚云散,草木葳蕤,四野荒芜  
阅读者找到了不能用语言还原的时光

鸟翅以一种振飞的力量撑开梅街镇的天空  
天空告诉游子们的,由我向你们转达  
我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  
但在归乡的途中,我无限的激情和鼓舞

## 又见飞雪(外一首)

◆ 曾春光

一见到你舞动的身姿  
躁动不安的旅程,开始沉默  
像午夜寂静的田野  
蝴蝶翩跹的夏季

由你去隐喻,或想象飞翔  
都是那么灿烂,那么轻盈  
正如远方的花,绽放出圣洁之名  
你我巧合的缘分,只能说来得匆忙

这年头,喝茶太多  
水,常漫过杯口  
如果在心里,能及时有一朵雪,飘过  
哪怕寒夜阻隔  
季节的幸福,不可言喻

### 春风

浩瀚的春风不分彼此  
洪流淹没了誓言  
诀别的话 一个字也不提及  
一一交给春天 交给命运

青砖灰瓦上有飞来飞去的麻雀  
户前庭后,开着桃花  
人活在这个世上 如若一种享受  
浩瀚的春风不分彼此  
把真相和独白,在春天舒展

## 我想你

◆ 杨上平

三年之前的  
每一年过年  
都是我想你  
现在 我想你

炊烟不会在天空里飘散  
这是一棵老树  
在我的瞳孔里生长  
我的每一根血丝都是根须

皱纹是一道又一道的河流  
你用汗水在脸上  
制造一年四季的汛期  
破堤的时候 背上一片泽国

哪一年的哪一场雪  
落在你的头上就没有再融化  
我许多温暖的梦  
也只能烙出几颗泪滴

终于佝偻成一张弓  
把我射向很远  
你是不是使尽了  
最后的力气

我想你的时候  
花儿一样盛开在你的笑容里  
我想你的时候  
母亲 你在哪里

## 年味儿

◆ 唐哲

因了年的点缀而与众不同,湛蓝深绿的色彩中多了红、艳红、正红。因了年的介入而汇聚更多父慈母爱相携相伴的调汁而饱满浓稠,味美悠长无法拒绝。

年味儿,是飘浮在半空的一种棉絮般的氛围,是氤氲在左右、身前后的一种山水画泼墨的情绪。是毫无预兆忽而传来劈里啪啦搅动心扉的清脆爆竹,是繁华商场映入眼帘琳琅满目的新春贺礼,是写字楼电梯间贸然闯入耳膜连篇累牍狂轰滥炸的年货广告,是同事或朋友无意中一句轻描淡写的问候:“过年回家吗?”是冰冷彻骨枯枝败叶的街角,步履乍然放缓时暗暗下定的决心:回家过年!

年味儿,是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踏上归途的轻松释然,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无计可消的相思闲愁,是生命无数个无奈告别和漫长的扳着指头算来数去的翘首期盼,是亲人见面瞬间的戛然而止和相顾无言;年味儿,是老友亲朋久别重逢的一次轻轻紧握,是家人的其乐融融、鹤发老人的精神矍铄、垂髫顽童的热闹蹦跳与畅快欢歌。

年味儿是渐已陌生而又异常熟悉的家常饭菜。即使勇闯天涯尝遍五湖四海五星大厨的手艺,依然无法替代父母亲自掌勺的柴火锅味儿。亲人的手工,热腾腾的扁食,粗糙原始加工的大鱼大肉,并非他人差强人意食材不足,而是谁也无法替代父母言说不尽灌

声,喜欢在林中听风听雨,喜欢在林中赏月洞箫。在这数九寒冬,那最最喜欢的自然是在林中赏雪了。

雪舞满天,地上已是厚厚一层了,也不顾自己已是大叔的年龄,却像个孩子般奔入雪花中,踏着雪印,听着“咯吱咯吱”的雪声来到竹林中。

眼前的美景魔幻般映入眼帘,那竹林银装素裹,竹叶上一团团爆开的琼花飞絮,似妖艳,似淡雅,似顽皮,似害羞。竹子们或仰或卧,或斜或弯,可谓是百姿千态,激情满满,交谈,私语,打闹,可见他们相约如初见,情感深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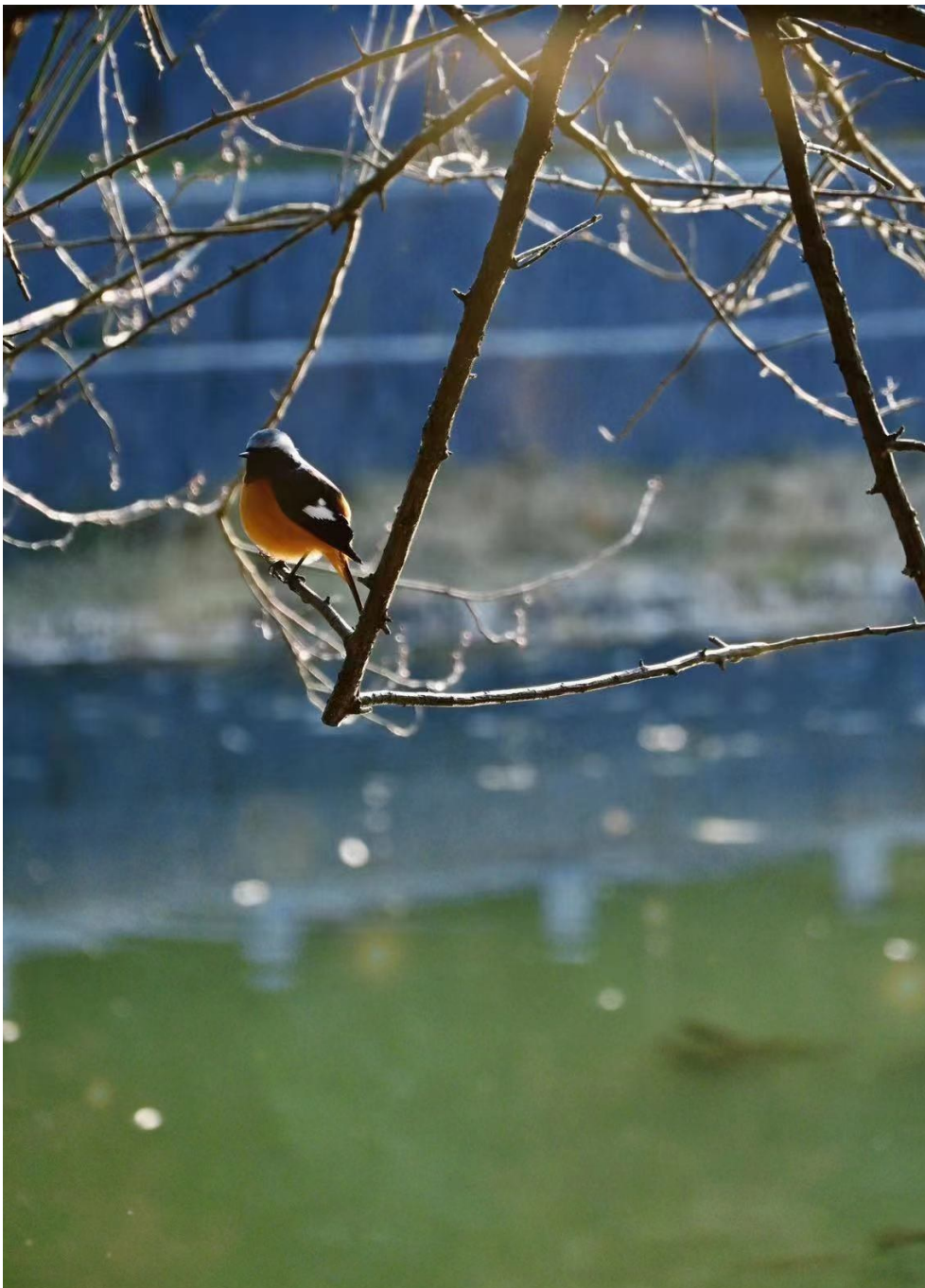
我站在这竹林间,看天空,雪花飘飘,看地面,白艳如玉。他们那真情让我犹如定格在一个奇幻灵动的境界,忘乎了自己。又忍不住抱上竹子,摇动满天飞雪,琳琳落下,我的头,我的脸,满身雪白,不管不顾,静植其中。

此情此景,岂能一人独享。我对着遥远的北方大喊她的名字,约那远方的知己,在这竹林中抛一抛雪球,打一打雪仗,摇一摇竹叶落絮,把自个弄成雪人,笑声在林中肆无忌惮。

此情此景,岂能无诗无酒。若烫一壶好酒,开怀畅饮,对诗吟赋,洒脱在这竹林中,比一比古人那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

雪花飘落,竹林中的满满真情。看她仙子飘飘,霓虹轻舞;看他君子高洁,横笛相伴。这一张一弛完美的结合,简直是天衣无缝,把刚柔并济呈现得珠联璧合,无可挑剔,洒脱在天地人间。

竹林赏雪,让你意境飘然;竹林赏雪,让你看到人间烟火的洁白无瑕;竹林赏雪,让你体会坚贞不屈的顽强精神;竹林赏雪,让你对来年充满美好的期盼。



九华

守望 赵丽萍 摄

## 到处开满鲜花

◆ 寇洵

尝尝他亲手种的核桃。实际上,父亲种核桃那点收入根本不算什么,但父亲不这么认为。他到底怎么想我没有问过,但我总觉得父亲想给自己找点事干。

前两年,父亲忽然跟我说要把核桃树都砍掉,把树根也刨掉。父亲的这个决定让我有点吃惊。这些核桃树他精心侍弄这么些年,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。直到这时父亲才说,核桃树生病了。生病了可以治呀。但父亲说,这种病不好治。我们这里很多人家种的核桃树得的都是同一种病,都没有找到好办法,最后都只能选择放弃。到底核桃树得的是啥病,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。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父亲到底把他亲手种的核桃树都砍掉了,连树根也都刨了个干净。

父亲还想再种树。在核桃树弄干净之后,他想着父亲可能不会再去折腾了。可没过多久,父亲又说要种树。父亲这次看上了一棵速生杨。父亲说,这种杨树木长得快,有六年就可以成才了。父亲原先在我们县城北关的锯木场住过几年。那几年,我们时会

去贩一些树,赚点零花钱。我们那里贩树,最多的可能就是杨树,所以父亲很清楚杨树长大后的效益。当然,父亲也不单是看这个。父亲觉得自己年岁越来越大,身体越来越不好,干活也越来越不行。这个杨树种了以后,不需要怎么管理,他看重的是这个。

我有不同意见。母亲的去世,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。我想让父亲把我们家的自留地,还有我们的房前屋后都种上果树。桃树或者樱桃树都行。我想让那里到处都开满鲜花。我想让鲜花将那里包围。当我想起母亲的时候,我想看见鲜花从中的母亲,我想让那里到处明媚起来。但父亲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,所以当我跟父亲提出要让他种果树的时候,父亲很不理解。自然,他也没有接受我的建议。

父亲到底还是去种了杨树。父亲跟我说,他跑了不少地方去看杨树苗,甚至托人让从豫东去买。最终,父亲还是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杨树苗。有差不多大半年,父亲一直都在忙活。后来父亲告诉我,他在我们家两

一进腊月,年味儿就悄无声息由无到有由远至近,由细若游丝到滔滔不绝乃至波涛汹涌惊涛骇浪了,不知不觉我们都身不由己裹挟其中。年味儿,是每个流着炎黄血液的中国人躲不过的一段温馨忐忑、窃喜悸动、怅然欣然、失落收获的日子。

年味儿,是横亘天地间一个坚如磐石的硕大感叹号,是去年春天分别时高堂老人颤巍巍握着紧绷青筋的枯手、粘连不断的眼眸,是无数平常日子里悄然涌上心头,又被强行摁下的几缕莫名愧疚,是醒着梦里曾经年轻的父母驻足老宅檐下日益单薄的矮驼身影,是电话那端踌躇犹豫谨慎卑微,又实在吞咽不下的一句:“过年回来吗?”

年味儿,是已经遥远模糊又崭新如昨日的儿时记忆,是从前的童蒙玩伴突然步入沧桑中年、邂逅时略显惊诧尴尬的目光,是静候的黯淡灰褐又漂洗如新的村庄,是哗啦啦吟唱又一夜间冰冻宁静的逶迤小河,是村外黑土地黄土坡和沉淀着思念、几乎被光阴抹平的壕沟,是村口朴实得令人心疼、一直蔓延至眼前脚下磕磕绊绊的泥土道,是沉睡的孕育着旺盛生命的一望无际、难以释怀、千百年不变的那片大地。

相隔千里,年味儿是无数牵绊的丝线将爱纠缠缠裹根植于心底,成为一年中所有平淡岁月里醉美的滋养。日升月落风云飘摇,

## 竹林赏雪

◆ 余炳财

下雪啦!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,不知何时下起了白点,由小渐大,由松散到稠密,渐渐房檐屋顶露出白色。久违的雪终于羞羞答答,掀开她的面纱,乘风迎水来到江南。

都说雪是雨的化身,雨的精灵。在这水色江南的山川河流,怎能缺少雪的垂青,雪的着装,如若那般岂不是美貌中缺少点睛的一笔?

风越来越大,天空越来越暗,雪在风中也越来越密,六瓣晶莹,八面玲珑,舞姿婀娜,犹如一朵朵衣裾洁白的小花,在空中轻轻飘落。

有人说她是玉色的蝴蝶,在空中翩翩起舞;有人说她是绵绵的柳絮,轻软可人;有人说她是吹落的蒲公英,飞向春天的种子。我想说的是雪舞是醉人的梦幻世界。

雪越来越大,急如鹅毛倾斜,卷云盖地。原先那些湿漉漉泥土残叶,现在已是玉白一色,那些黯然神伤已淡然不见,焕然一新,醒目于心。

雪的到来,让低迷的森林有了灵气,琼树银花,春天般美丽;雪的到来,让荷塘有了灵气,泼墨点睛,浸染在诗篇中;雪的到来,让河流有了灵气,水草丛中插满银簪琉璃,可爱迷人;雪的到来,让竹林有了灵气,相见恨晚,推心置腹。

雪的到来,让欣赏她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感悟和心得。有人喜欢在旷野中赏雪,喜欢她的泼辣不拘小节;有人喜欢在名山大川赏雪,喜欢她的大气辉煌;但我喜欢在竹林中赏雪,喜欢她在竹林中的那份婉约,那份冰洁,那份无拘无束,那份淡淡的幽思。

我家屋后的小山包上,就是一片竹林,只要我一有空闲就来这里清静养心。或许是我爱一点诗词,附庸一点风雅,把这里视为我的桃花源地。因为我喜欢在林中赏花闻鸟

过了六十岁以后,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。但父亲闲不住,不停地往老家跑。

我们家在老家还有一间旧瓦屋。有一年,乡里下来一个政策,说是旧房子拆掉以后,可以按人头给补偿两万块钱。父亲想着自己年岁大了,留着老房子也没有什么用,就去签了字。可真要等到拆的时候,父亲又舍不得了。父亲说,真拆了,我以后回去连个窝都没有了。父亲让我给乡里说了说,把老房子留下了。以后,父亲回去就住在这间旧瓦屋里。从那时起,父亲回去的反而多了。

前些年,父亲把我们家的地里都种上了核桃树,有百十来棵的样子。父亲种的是新品种核桃,据说三五年就可以挂果。父亲盼望着,这些核桃树能给他带来一点收入。父亲为此没少在这些核桃树上花工夫。父亲听说用鸡粪种核桃树壮,专门去买了几车鸡粪拉回来,给核桃树撒上。父亲还学着给核桃树剪枝。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,这些核桃树长势良好,确实到了三年头上就挂了果。但父亲并不看重刚挂果的这两年,他甚至把刚结的核桃摘了。父亲打算到第五年头上,再让它们好好结果。父亲经常会在心里盘算着,这些核桃树都挂了果之后,一年大概会有多少收入。

记得有一年,父亲跟我说,今年的核桃卖了几百。那个数字微不足道,我根本没有当回事,转眼就忘了。又过了一年,父亲跟我说,今年卖了一千几。然后又一年,这个数字继续往上涨。父亲每一年卖了核桃以后,都会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给我说上半天,然后就说要给寄核桃。我则觉得可有可无,但父亲似乎不这么想,他好像总想让我